

新汉译世界名著宝库

第二辑 新汉译法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母与子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法】罗曼·罗兰



第三部

那时，西尔薇又想到了她的外甥。做生意和寻欢作乐的激情，现在已在她身上冷却下来。兴致来时一阵风，又一阵风似的消失了。她在财产和健康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警告，提醒她现在应该收敛一些了。“只想到跑，是没有一点用处的。重要的是要明白及时收步。”面对那么多的佳肴美酒她眼中充满血丝。突然的愤怒，突然的狂笑……有一次，毛病突然在晚餐桌上发作，差一点儿脑溢血。她心中清楚，她有自知之明，却无自我吹捧的缺点。即使是在极度的兴奋中，在找不到方向时，心中也在提醒自己：“你出轨了，快刹车！”

可是刹车却不灵活了。脖子上的、太阳穴上的大动脉扑扑直跳，她开始乱了语序……停止！一夜间，她下定决心：停止店铺的生意，卖掉公馆……现在，这些都实现了。纪·高吉埃那个笨蛋，她的合伙人，在一次内阁倒台，银行破产的风暴中，像个臭鸡蛋破碎了。那时，出于虚荣，一些香水商想在政界占一席之地，于是他们的钱如同津贴妓女似的贴给了组阁的政客。这些人拿到钱之后，却不兑现诺言，而是无耻地欺骗香水商人。活该倒霉的高吉埃上当受骗！这些小事根本不会惊扰到西尔薇的睡眠……但她的睡眠还是受到了惊扰，整个机器得休息一下，需要重新上油。她清洗了肠胃，在身上涂了芥末，让水蛭把她身上过剩的血液吸走。她下决心过正规的平民阶层的家庭生活。

她有一个刚招收来的现成家庭。她正在办理一些法律手续，以便正式接收这个家庭。三个孩子中最大的已十七岁，最小的也有十四岁了。他们的生母叫佩贝杜·巴斯洛，（因为她爱在耳边戴一朵石榴花的卡尔曼，改名 OH 卡尔曼，可是这个名字根本不适合她，好像一只小毛驴戴了一顶小草帽。）曾是西尔薇寻欢作乐时的老伙伴。她让西尔薇想起她最初的战斗，想起在巴黎混到今日的艰辛经历。她们已有二十五年历史的忠诚的友谊。西尔薇从不会忘记她昔日的

狗，即使是最碍事的佩贝杜那样离不开人，有点疯癫的，呆头呆脑，干尽傻事，常被西尔薇打的狗。可她从不计较，依旧舔主人的脸。她自己愚笨地嫁了一次人。上帝把她从那场愚蠢的婚姻中解放出来。但是她依旧义气行事，不考虑后果。她的丈夫贪酒好色，后来在战争中死了。卡尔曼马上又嫁了一个人。可是她没有学会像西尔薇那样在细钢丝上保持平衡的本事，但是她想学西尔薇的异想天开和无度挥霍。她曾同时被几个情夫争夺，被一个赌徒敲诈剥削。最后这个人诱导她（而非强迫她，足见此人手段高明。）去卖身，把赚来的钱供他挥霍。此外，她还算是老实的。她干活勤快，可是却永不知足地寻欢作乐。即使在最困难的环境中，她依旧保持乐观的脾气。她的结论是：她要用一个有教育意义的场面作为她离开人间的结尾。她死在一个善良仁慈的神父的怀中，但她没有虔诚地忏悔一生的罪过。她向神父坦白了这一点，可神父假装没有听到，依旧让她跟着他背忏悔的祷词。她听话地背着，说：“为了让对方欢心。”她感觉她已到了最后时刻，心中一点儿也不激动，但她在想她的三个孩子时，流了一滴泪。她觉得把三个孩子托付给西尔薇是正确的。她同西尔薇谈过去美好的生活（虽然有肮脏的成分），谈得意的工作，谈她们的情夫们，一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她才停止。

她给她的孩子们取了很好听的名字：佩娜岱特，小白鸽和安琪。他们的母亲碰运气过日子，生活时好时坏，她把她的生活毫不保留地展示在她的三个早熟的孩子面前。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情况作出不同反应。安琪和小白鸽是双胞胎。母亲死时，他们还不到十四岁。而佩娜岱特是十六岁。安琪是个男孩子，爱学习，有家风，有虔信宗教与神秘主义的倾向，是神父们争抢的一个嫩苗。安琪从小就想当一个教士。妹妹高龙勃受他影响，她有一双小毛驴的眼睛，一头浓黑头发，温柔得有些傻，感兴趣于官能享受。兄妹二人单过。他们间的友爱是建立在对上帝的爱之上的。虔诚的安琪确实将对上帝之爱倾注到妹妹身上。可高龙勃已有了一种本能，而且成了她一辈子的习性。那就是她爱上帝，才爱男孩子，因为男孩子是上帝的形象。姐姐佩娜岱特毫不关心地嘲讽妹妹纯洁的，忠贞的和

贪婪的牧歌式爱情，佩娜岱特喜欢独自一人，为自己生活。她从不同别人谈话，也很少同自己谈什么。几乎没有几个人可以理解她，她也不太在乎别人是否能理解她。她是个“抑制”性格的人。因为在她年轻时，接触了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年那个被狂吃烂喝，狂欢狂乐而神魂颠倒的巴黎社会环境，她看到一些发了狂的鸟儿们投火自焚，她本能地对火产生戒备。她从不从道德的角度指责那些发了疯的鸟儿们。她从不认为道德有什么价值。她认为，主要问题是要有秩序，理智和整洁。特别在表面上，在身体与家庭方面，要有生活的样子。她十分痛苦地看到母亲被别人利用的生活。因此，即使她不虔心信教，她还是接受宗教的束服。她认为这是避免像她母亲那样的灾难的一种必要的克制力。她认为寻找个人安全的本能的法制就是除了可以小心地让其进入自己生活的事物外，什么都不要想，这根本不会损害（正相反！）她按照自己的思想对现实的冷漠，尖刻的意识。她的意识狭窄，生硬且很有条理，就像巴黎玛纳区的小市民妇女的头脑一样。这对她的感情生活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她的感情生活是由她自己支配的。她也有温情，甚至有时还非常热烈。对于和她很亲近的人，她所关心的，也只是与她有密切关系的部分，她才会耗费一点儿精力。她根本对人死后的灵魂不感兴趣。她的弟弟妹妹的神秘主义，西尔薇的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任性行为，玛克的精神生活，都不会让她起任何兴趣。西尔薇把玛克像诱饵似的系在一根线上，在她面前晃来晃去。他们想干什么，佩娜岱特一点儿不去理会。她才不愿在别人的事务中伸出鼻子。她的鼻子又尖又弯，像鹰喙一样。它本可以一直伸到别人罐子的底部，不过谁都有自己的罐子，她只集中精力于她自己的。而且她是一个很小心的人，她知道让别人过于热心的关心自己并不是一件好事。她必须伪装对大家都关心的事感兴趣。这样西尔薇也被骗了，最起码，她认为佩娜岱特对她很有兴趣。至于别人的事情，西尔薇才不管佩娜岱特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摆布。（她不喜欢那么容易上当的人，可她却常常受骗。）佩娜岱特正是抓住了西尔薇的这个弱点，而后再去探索西尔薇对人的好感或恶意，向她讲一些对别人的有趣的评述。佩娜岱特使西尔薇保存着瘦母猫的温柔与撒欢的样子：它用身子去

碰来喂它的主人的小腿。她呼噜的打鼾声和她拱起的圆形的背，并不都是矫揉造作。到了十六岁时，佩娜岱特更喜欢把《天方夜潭》中女苏丹作为她追求的理想。因为在那时，巴黎所有的年轻女缝工们把西尔薇当成她们心中的女苏丹。虽然佩娜岱特没有条件像西尔薇那样无度挥霍和异想天开，但她却认为她有本事可以继承西尔薇的财产，并且十分感谢她为了继承人的利益而积累财产。西尔薇也曾告诉她让她顶替安乃德和玛克，继承她的财产。因为那两个人都坚持不要她的任何东西。西尔薇却发誓要达到目的才成。为了强迫玛克，她甚至计划把玛克绑在佩娜岱特的床上。她认为她可以让她们二人结婚。她不知道她实际上做一件蠢笨无比的事。（最聪明的女人在这个问题也会很傻的。）她把她的这个意思告诉了二人，两个人的反应很有趣。一向冷漠的佩娜岱特像一根支撑葡萄架的木棍，一下子就燃烧了起来。而玛克却冷冰冰地转过脸不去理这架葡萄。假如是让他自己去寻找的话，他或许会喜欢这个麝香葡萄。（这却无人能说清楚。）现在他生气的是别人也不问一下他的意见，就要随意摆布他。这已足够让狐狸冲着葡萄树根撒泡尿了。这一下，玛克再看到佩娜岱特时，就更好地激起了他的愤怒。

其实佩娜岱特也有她的引人之处。她体形虽瘦，但柔软而且苗条，头发有点过于黑，皮肤也不是那么鲜亮，但给人的感觉是美味可口。（或许身材瘦弱的女人，在床第之间会更加热情。）最为可取之处是她特有的巴黎女人的技巧，可以使自身缺点变为优点。虽是轻装素抹，但得体大方，曲线分明……但这并不是引起西尔薇注意的全部理由。除了她那喜鹊般的脑袋外，她的样子像古希腊达那格拉。圆圆的粗笨的小脑袋照样使线条体现。这个脑袋有自己的风格，并且是与全身的风格一致的。如果她喜欢的话，她那双蓝绿色的眼睛可以使她容光焕发。（但这只是在玛克看她时才出现。）她温柔的眼睛中闪着智慧的光芒。这种眼光简直可以把死人唤活。可是如果这种眼光射到玛克身上，却只会加强他的反抗情绪；特别是因为实际上他感受到了震动，于是他生气地拔了这根刺。

西尔薇弄不明白了，她给他这样的幸福，可他为什么不乐意接受呢？巴黎的精美优质产品，（她可是这方面的内行！）可决不是假

冒的，而是用质地优良的布料做成的经久耐穿的衣服。它可以把你的身体磨损，而不会把自己磨破。她是正直的姑娘，善良，能吃苦耐劳，而且聪明。她除了有一笔遗产当作陪嫁外，她还有她的聪明。实际和灵敏的智慧作为另外一宗嫁妆；此外，她还有一个纯洁无瑕的处女之身和一颗从未爱过别人的心可以带给玛克。她的心属于玛克。这只卷尾猴！佩娜岱特已经毫不保留地将她的一切表露给了玛克。西尔薇内心很高兴，可表面上却埋怨佩娜岱特不害羞，为那个坏小子释放了自己的感情；那个坏小子长得难看，而且蠢笨，却骄傲，又穷得如同约伯一样，而且脾气也同约伯一样坏。（西尔薇虽是如此说，可她却因此更爱玛克了。）……如果玛克能娶到佩娜岱特，那对他是很体面的。可是佩娜岱特却当了真，并把这些话当成她自己的话讲给玛克听，这就不应该了。西尔薇可以因此责骂她，说她甚至不配给玛克提鞋。西尔薇私下里很自豪有这么一个外甥。但她只允许自己说玛克的错，因为是她从小就照看玛克的。她有全部的权利挑玛克的对与错。但是，真见鬼，她把一切都给这个小鬼头安排好了，为什么他却不愿意按她的意思行事呢？起先西尔薇批评佩娜岱特对玛克的爱有些可耻的露骨，可到了后来又批评她不会引诱他，这也是可耻的。要知道佩娜岱特是多么的敏感。于是两个人凑在一起商量如何引诱玛克上钩。即便佩娜岱特在她思想上抹一点胭脂，就像往脸上抹胭脂似的。由于她的目的是好的，所以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将是合法的。西尔薇向佩娜岱特传授经验，教她如何勾引玛克那小子上钩，比如她可以装作对玛克所关心的事，无论是知识界的或是社会方面的，很感兴趣。（可怜的精神病患者，每个男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神经病！……）佩娜岱特尽力按西尔薇的指导去做。但这么一来，她原本不妙的处境就更糟了。人们可能用装扮身体的方法来装扮思想。佩娜岱特这个孩子在她自然限度内是一点儿都不笨。可是一旦超出了限度，装腔作势模仿别人，仿佛鹦鹉学舌一般。玛克很直率地把他的印象都说了出来，把佩娜岱特气得半死，她再也不愿这样追求下去。虽然她没告诉西尔薇，但她却把她教的那套方案晾在一边不去理会，正确地退回到原来的阵地。可是在战斗中，单单有理不够，还必须取得胜利，可是佩娜岱

特却是个失败者。

她不想附和着玛克做弥撒，而是帮玛克的弥撒做准备工作，（她才不去理会他做什么样的弥撒。）她照料神坛，整理和擦拭神坛。她把讲台和祭坛留给玛克，自己去照顾祝福用的圣水盂。这不是很理想的安排吗？他喜欢怎么想，怎么说，随他去。她只管用具方面的使用，这已经够了。如果丈夫被她掌握了，对她来说，这已经够了。她不在乎别的一切。

玛克所关心的正是佩娜岱特所不关心的一切……他一定要把姑娘抱在怀里，不论是漂亮的还是不漂亮的，只要他喜欢。对于佩娜岱特，他根本就不喜欢。对于她保证他的那些作为诱饵的物质需要，他根本就不在乎，不但不在乎，反而是引起了他的怀疑。对于玛克这种人来说，太大的安全预示着事情结束于开始之前。他所追求的是他无法得到的东西，而且是必须在危险中争取的东西。像佩娜岱特那样的安全的生活条件，毫不费力即可得到。在脑力方面，她的需要不多。她在二十岁之前就已把院门关上了。这只不过是小事民家的小庭院，还谈不上是个花园。门一旦被关上，她就不再操心本市区以外发生的任何事。正当巴黎公社激烈斗争的时刻，却不知道战火同样在别的市区蔓延。……至于玛克，他嗅到从城市此端到城市彼端充满的火药的气味和鲜血的腥味！他感觉他脚下的整个思想领域正在崩溃。他得活下去，他得在这个星球上，在各种各样斗争的沼泽地中挣扎求生，在污泥中一直淹没下巴。他必须投入到为争取新世界诞生而进行的斗争中去……当然佩娜岱特对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是无法知道的。每一个巴黎姑娘关心的是报纸上的小新闻，社会新闻，连载小说，时装广告，体育新闻和小广告。如果她无事可做，（要知道，人不是为了玩乐而活着的。）她必须在做完她的工作之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她或者会去浏览一下那些翻天覆地的大新闻！“一连几个小时谈论在中国发生的事，或谈论偷窃法国资金的盗匪，那些布尔什维克的事，对于男人是合适的！”一个女人只要干好活，算好帐，整理好床铺，准备好饮食，收拾整齐她的住房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操心外边世界骇人听闻的大事。即使这类事情发生了，但过一段时间也就不会再被提起，来去无踪

……她认为理论都是无稽之谈，都是废话。她对资产阶级一代人一代人坚定不移地用劳作与节约牢固凝结成的，经过验证的一整套社会和道德习俗，感到非常满意。其中宗教有一定的地位。天主教从不苛求地计较你是否真的信仰它，它只需求你最好先十分规矩地实践宗教仪式。这样做有利于维持和巩固秩序。这一点上，不信教的西尔薇比不上佩娜岱特。西尔薇一直以来都喜欢刻薄地挖苦教士，从来都不克制自己。但是她从不干涉她养女的信仰自由，只是喜欢用宽恕的态度开个小玩笑。她自言自语地说一个女人有这么一点伪善的行为，“归根结底”是想为夫家的安全增加一份保险。

“归根结底”，事情可不是那么可靠。从表面上看，佩娜岱特很稳重，不会做一些出乎意料的动作，很冷淡，而且知书达理。一个月中有三个星期她会如此，可一到第四周，她的情绪就发生奇怪的扰乱。她的气质不再一样，不再用原来的眼睛和耳朵去判断和理解人和事物。她开始迷失方向，小心路上的沟和树！那个机器好像要直接撞到那些障碍物上……因为这种危机是周期性的，佩娜岱特学会了预防。她做了一些安排，尽量在危机到来时把自己远远地禁闭到一边。她养成了一种极为强大的自制力去掩盖她的真象。可是这种时刻，爱与恨、欲望、羡慕与妒忌，所有心中或脑中产生的冲突，再加上没有得到的满足，没有拘束的性格中产生的一切可恶的现象，在她的内心深处蠕动，窥伺。她离最无法的异想天开，一般只有几丝几毫的间隔。别人所能够看到的，只是突然布满她颈项的一抹粉红色的云，和红霞褪后留在面颊上的泛青的苍白。她浑身打颤，像马一样用嚼子乱碰自己的嘴。她感觉自己快要昏倒了，于是她马上稳定了一下心神。所有数得过来的风险和所有的痛楚，说到底是一种肉欲的快感。她一个人品味这种快感。

这是马克根本未能料到的，谁知道呢？如果他知道了这一切，或者他会开始对佩娜岱特有些兴趣。他属于这一类人：他们愚笨地，本能地被危险和阴暗，以及杂乱的黑洞吸引，因为柔暖的夜让人有了获取财富的希望，而平凡的白昼却令货币失去了价值，这和所有人所害怕所担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这一点来说，马克与安乃德惊奇的相同！（她经常因为自己的这种性格而感到痛苦，而最令

她后悔的是她将这种性格遗传给了她的儿子。)即使佩娜岱特像爬虫一样在泥沼中搅拌烂泥的丑恶的内心活动被玛克看到,或许他也会对她表示更多的关心。他不会那种小市民阶层的单调和冷漠的生活,一摊死水似的沼泽有这样的关注。

西尔薇可没有佩娜岱特那么识大体,后者请求她不要再管发生在两个年轻人之间的事。她曾白费心机地劝导她的外甥:一个女人用聪明的经济手段,把家庭生活管理得有条不紊,同时让男人有更多的自由,这是有利于他的地方。可是这种“房东”式的理家方法,把有价证券都存放到银行里,按时拿着利息证去领利息,也就是说去看他妻子,在这个时代,已不流行这种生活方式了。现代生活是不断更换地方,而不是再关在家中。“流浪人”的时代又回来了。女人是否可以成为“旅行者”的旅伴,分担男人常有的不安定生活,以及身体上和思想上时刻存在的危险?这是个大问题。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佩娜岱特,她也许会一边叹气一边回答说她可以放弃家庭生活。她会坚定地回答,因为她爱玛克!

“对,我愿意,所以我可以做到。”

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她可以做到。因为她很勇敢。她也许会为她的所爱而敢于冒一切风险。可是,她虽然十分真诚地回答“是”,那也只是表明只有她的身体会跟着玛克走,而她的思想不能。她的允诺可以超出她所能承受的程度。她将白费事地专心去做,可是一旦离开家,她会找不着方向,到了最后她将无可避免地起来反抗(她有这个权利)。她将成为男人的绊脚石,拖男人的后腿。说到底,女人不爱动的习性有一股可怕的力量,会战胜男人向前的冲力。他必须拉着一个大铁球向上爬。

西尔薇没有问玛克是否愿意她为他寻找幸福,可她的打算更为精明。即便如此,西尔薇没有反对将玛克的手脚都绑起来,以防止他去冒生命危险。不言而喻,在两个女人之间,在新兵与元帅之间,在这方面俩人很有默契。多疑的玛克已经感觉出一丝不一样了。这就足够让他更加厌恶佩娜岱特了。西尔薇越在玛克面前赞扬佩娜岱特,越把她说得完美无比,玛克就越用恶言恶语来反对她。俩人越说越别扭,一直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于是西尔薇干脆向他

提出婚姻的建议。最后她气得满脸通红，像要爆炸了。在可能引起中风的愤怒中，当着玛克的面，她狂怒地把门用力关上。“去死去，你这个穷小子，揪他的尾巴去吧！”

那个年轻的穷小子真的没少揪尾巴。

佩娜岱特像神话中的某个角色一样，勇敢地坐在她们炭火盆上，面无表情，而在她的裙子底下，却埋藏着愤怒和怨恨。

有一天，玛克只剩下几个法郎可以买点食物，可是他却用这点儿钱到一家咖啡店去喝了一杯，（对了，不是太过分。）他可没有任何条件去任性逞狂……可是像今天早上这样，他感觉疲惫，恶心，不想吃东西，不敢吞一块质量很差，烹调不佳的肉食。他反感这一切，他宁可喝上一杯纯咖啡，外加一小杯烧酒，（烧酒会对他的胃有刺激。）另外再读上一份报纸刺激一下。在一份日报的头版，他的目光定格到一张人像上。那张人像已被涂改到让人恶心的地步，可玛克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人：前额很低，眼睛上方有个肿块，皱纹粗阔，一张发怒的大猩猩的脸……西蒙……西蒙·布沙……就是他！人像上面，大字标题在最显眼的位置写着：

特快列车上的凶杀案，凶手已被擒……

玛克不小心碰翻了一小杯烧酒。他很快地读了下去，眼中噙满了泪水；第二遍他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咀嚼的，毋庸置疑，事实俱在，从巴黎到万底弥耶的快车上，列车行驶在帝戎和马员两站之间。夜里，一个旅客被掐死在他的卧铺上。有人看到凶手从车厢走出来。他马上从飞驰的火车上跳下，从路基滚下来，在那里被人抓住，他摔得面部青肿，摔断了一条腿。被害者是个金融家，好几个企业董事会的成员，是巴黎场面上的人物。凶手是个堕落的知识分子，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共产党人……资产阶级的报纸从来都没有比较过两者间的区别……（他们这是故意装傻！这样对他们是有利益的。）不用说，“这件案子同莫斯科有关。”

玛克被深深地震动了，喝了半杯的咖啡，已无心再去理会。他不知如何是好，他走在大街上，口中自言自语：“西蒙……西蒙！”他对马路上的行人视而不见，梦游般地同他们擦肩而过。朦胧中，他回想起同布沙一同度过的日子，仿佛是在法庭上替布沙辩护。

他尤其想起他们相识的最初日子；那时布沙刚从外省来到巴黎，粗脚粗手，顽强不屈的性格，如同一块打火石那样完整而且坚硬。在西蒙的身上，玛克看到了一个地道的佩尔什山居民正直诚恳的气质。他的颈项，壮实的手足都名副其实。玛克觉得自己缺少西蒙顽强的抵抗力，面对充斥于大城市中的各种病毒，只能听任摆布。如果《麦克白》中的巫婆们对玛克和西蒙说：“你们二人中的一个将要被推上断头台，”玛克会立刻害怕地用他神经质的双手捂住脑袋。他是如此地信任西蒙，如此对自己没有信心！西蒙做了些什么？别人又对他做了些什么？谁是“别人”？大家！整个战后的残酷世界，首先是……

玛克的眼光同坐在露天咖啡座上的一双注视他的大眼睛相碰了。他看到维隆——高卡，他正在嘲笑他。玛克走了过去，却没有坐下，他用压低了的声音问：“维隆，你看报纸了吗？”

维隆一边嘲讽地微笑着，一边说：“我看了。我早就料到这一点了，那个傻瓜是自投罗网！让别人给他放血去吧……”

愤怒的火焰从玛克的眼中射出，西蒙的血溅在了他的眼睛上。他扑向维隆，抓住他的粗壮的脖子，按他靠在咖啡店的墙上，喊叫着：“凶手！是你，是你害了他！”

维隆——高卡挣扎着，怒气冲冲，用他的粗壮的拳头击打着玛克的胸部，使劲儿把玛克推向一张桌子。玛克坐倒在满桌的杯盘和打翻了的啤酒上。玛克这位不速之客在杂乱的喝骂声中被轻易撵走了。看热闹的行人们在人行道上站成一堆。从人缝中，玛克看到向他挥动拳头的维隆，口中叫喊：“小心些，混蛋，别再耍这套把戏！不然的话，我让警察抓你！”

正巧此时两个警察从街上走过，玛克气得浑身发抖。透过隔开他们的人墙，盯着维隆说：“蠢货，难怪你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原来你是同警察一伙的！”

维隆大吼大叫，推撞开了一条路，扑向玛克。玛克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等着他。可是一个女人的手拉住了玛克。这是一个认识玛克的姑娘，她一边拉玛克一边说：“你疯了，小东西？快离开这儿！我可不愿看你被别人伤害。”

她拉着他一直到转了一个弯才放下手。他无法关心她所说的话。直到走过了两条街，他才想起她浮肿和疲倦的眼皮，像涂得长长的血红的嘴。她友好地微笑着向他道别。玛克想：“如果西蒙也能碰到这么好的人，他也一定不会死的。”

玛克白费心机，却怎么也记不起这个女人的名字。滚烫的悲剧的浪潮把她的名字和形象，全部冲到永久性的阴影中去了。玛克反复说：“西蒙……西蒙……”当他想起维隆的嘲笑时，仇恨的怒火又一次在他心中燃烧，他自言自语道：

“是这个笨蛋把西蒙带坏的，他在西蒙的肚子中灌满了酒精和对金钱与女人的几乎发狂的渴望。就像《圣经》中讲的那个尾巴上捆着火把的狐狸的故事。这个混蛋把尾巴着火的狐狸似的西蒙丢到麦田里，而他却在一旁搓着手观看受刑的狐狸和焚烧的麦田。”

玛克现在也想杀人了，但他发现有人在盯着他。猛然间他定了一下神，用指甲用力掐自己的手心。这一下，他冷静了下来，开始思考下一步。

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西蒙受难而不去帮助他。必须把同伴们都集合起来。可是他们现在都在哪里呢？他们还在吗？……若望——卡西弥在布拉格，是法国大使馆的二等专员，阿道尔夫·石瓦里埃，现在是一个部长的私人秘书，时常出差或参加宴会……他们根本不会再替布沙操心了。……可是必须逼迫他们去操心。可应该去哪里找他们呢？要想找若望—卡西弥，那不用想！玛克到邮局，用松散、粗鲁的文字给若望—卡西弥寄了一张明信片，把它投进了信筒，可是立刻他又后悔了，想把它取出来，但为时已晚！无论如何是不能寄希望于卡西弥的。即使是要马上去抢救一个落水的人，若望—卡西弥也不会放弃一次他的宴会的。玛克又开始寻找石瓦里埃。虽然这个人一直对布沙没有多少同情心，但至少在原则上，他提倡朋友间的友情。或许他会乐意帮忙，在丑闻还没有定案之前，设法把它压下来，因为他的胳膊很长，认识不少部长夫人。玛克跑到格勒内尔路的一个部里去找他。在那里他像一枚台球似的被推到树林大街的石瓦里埃的豪华住所。可令人失望的是，石瓦里埃不在家。最后，玛克终于在法院里找到了他。他正同几个穿长袍的人商

量重要的事情，四边挤着几个新闻记者，一个个都是发黄了的咸鱼般的嘴脸，想要听到些什么。石瓦里埃没有中断谈话，只向玛克做了一个保护人的手势。讲完话后，他拉着玛克走了出去，样子很匆忙，没有听到玛克的话。

“好朋友，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你要告诉我什么事？”

玛克刚开始说上一句话，石瓦里埃马上打断他：“对不起！”便去同一位走过的律师握手。玛克等了好久，他才回来。石瓦里埃知道，这个家伙会一直等下去的。他走回玛克身旁。玛克想再次提出他的请求，但石瓦里埃又打断了他，向他做了一个巨大的手势，意思是说：“真是遗憾！”但或许也有“真是讨厌！”的含义。

“对，对，”他接着说：“可真让人伤心！可我们也是无能为力呀！……现在，一切只能听从法律的了。”

他神色严肃地摆着下巴，脑袋左转，右转，对他见到的熟人微笑。接着，他吞吞吐吐地说：“对不起，我太忙了……你身体好吗？……好吧，再见，再过两天我再通知你。要不要一起去吃午餐？……好吧，再见，好朋友！”

石瓦里埃溜走了。

玛克呆在原地，他已无话可说，每个动物都秉性难移。狗就是狗，猫就是猫，狼就是狼。“我呢，我是狼，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玛克回到住处，可他的心上压了一块大石头，不能单独关在家中。他虽已很累了，但还是找了个理由晚回屋。一想到吕须，他就不再想别的事了。他已很久没见她了。他们之间似乎有一块冰。说来也奇怪，他们从那天早晨开始了冷漠的关系。在那个夜里吕须救了他，两个人从各自的床上伸手互相拉着……可后来俩人又避而不见。如果俩人见面了，吕须或是假装没有看到，或是敌视着他。玛克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没有回去究查原因。

不过这个时候，他得有一个女人，一个伴侣，可以向她倾诉心事。（即使是有敌意的）一个女人总是一个女人，可以当母亲，也可以当大姐。即使她头脑冰冷，她也总是热心热肠，这个心肠微微打着颤，回应男人的一切激情，还会表示出她的同情。如果男人觉

得他的头很重，也可以把他的头放在女人的胸脯上。对男人来说，女人就是他的归巢。

玛克在瓦尔·德·格拉斯医院的巨大阴影中登上街道弧形处的小楼，他敲了敲门。

“请进。”

天已不早了，房间很阴暗，吕须躺在房间最里面的床上，两条西班牙猎犬似的瘦长腿裸露在外面。她的短裙卷着，腿露了出来，一条腿搭在通往放床的小间的阶梯上。玛克走过去时，她根本没有盖住她的腿的企图，她毫不关心地看着玛克向她走去。玛克的瞳孔慢慢放大，习惯了房间的昏暗。他还没有看清楚一切却已听到吱吱的烧烤声，同时一股气味冲向他的鼻子，她正在吸鸦片烟。他没有浪费时间同对方谈论这个话题。他首先得放下心上的包袱。没等她问，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诉说西蒙，维隆，石瓦里埃，诉说他白天所经历的一切，还有他的激动，他的愤怒，痛苦和厌恶。他没有抱希望她会给他出主意，可是（她是检察官的女儿，对于这个案子，她应该更清楚些。）他只希望她能说句话，即使一声怜悯的呼叫，或者，伸出手，抓住他那正在黑暗中寻找帮助的手，唤一声：“我的孩子！”

可她却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动作，她听到了，但她在等待。他也是没有动静。这时他完全看清楚了她。她仰面躺着，身体笔直，头部低于腰部，一只手和一条腿下垂，动也不动，不知羞耻地，漠不关心地，冷漠地盯着他。他从这眼神中看到了他一直在猜测的东西——但他却一直不敢相信，特别是现在面对这么悲惨的局面——那就是她怀有对布沙的反感，深刻的，不可宽恕的，也不可改变的反感，她一直不喜欢西蒙。

玛克气得快要喘不过来气了，躺着的那个女人微张着薄薄的，一条红线似的两片嘴唇，冷漠地说：

“你想吸一口吗？不想？好吧，你可以走了。”

他无声地走了，在他背后，地板在光脚的踩踏下吱吱作响。他一出门，就听到身后钥匙在锁内转动的声音，人家关门上锁了。

当玛克回到自己的住所，他把白天发生的事整理了一下。他说

不清维隆，石瓦里埃，吕须三个人之中，谁最可恨……过了一会儿，就在深夜里，他尽力回想吕须的面目，是为了更清楚地憎恨她。于是，他才感到吕须的脸显得更憔悴。当他当着她的面时，他只见到她目光中的凶狠，仇恨在折磨她。他记起她的面孔。她也是受折磨的，该死！再好没有！

接下来的日子都在经常不断的困扰和烦恼中度过。玛克勉强干自己的工作，这是大有必要的。他忙于工作上的事，可是总不停地想。职业上的事可以机械地完成，心思整个都被营救西蒙的思想占据了。他没任何行动可以采取，唯一的安慰就是给母亲写信。她也没什么办法，可是母子俩能够共同分担痛苦。这是两个人间的协定。安乃德在信上先给玛克写一般母亲不会有习惯向儿子倾述的内容：她生活和战斗中的经历，非常直接的，赤裸裸的，都是同伴间才相互说的话。玛克收到来信，心中感激不已，他没有把自己激动的心情告与母亲。不过他也付出相应的代价：从此，他竭力向母亲表示信任。这种来自儿子方面的信任分量甚重，有时使安乃德莫名其妙。但是她从不吭声。她了解这不是他的冒失和轻率，而是忠诚的表示：不顾耻辱，手脚捆绑，把自己交给别人。我们不能怀疑他在学卢梭，特意做道德上不健康的自我暴露。人们可以想见他会红着脸在心里想：“这一次她该鄙视我了。活该！我应该……”现在，俩人都认为一方向另一方坦白一切，对方不会反对。“我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我的……”在那个混乱的世界上，能有如此的血肉交流，是极大的幸运。不止一次，玛克与安乃德因此而有了安宁。每当由于疲乏，血液挤向心脏，血管瓣膜便有节奏地张合，把血液重新压到动脉中去。甚至不需接到对方的回信。给对方发出信号，这就能使人感觉到心脏的收缩。玛克每写完一封信之后，整夜都感到轻松。

六天之后，玛克出乎意料地看见若望一卡西弥走进他的房间。这是他最不想见的人。他结结巴巴地说：“你收到了……”

“我收到你的信了。”若望一卡西弥说：“我本应当在报上看到这件事，可是这件大事竟被我忘了。你来信提醒我，你做得对。”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从布拉格来的，那还用说。我坐飞机到斯特拉斯堡，我到巴黎已经三天。我没有马上看你，因为我先直接去办了最迫切的事。你不怪我吧？”

“若望—卡西弥！”

玛克拥抱了若望—卡西弥。

“我认为我没有浪费时间，”若望—卡西弥接着说，“不过，我怕我们无能为力。”

“不论我们能做到什么，反正我们应当尽力而为。”

“我也这样想。但是可能的余地不大。你已经清楚，我们不能对朋友存着许多希望。”

“谁告诉你的？”

“我去转了一圈，我在他们门口看见了你留下的足迹。”

玛克破口大骂这些“朋友”。若望—卡西弥说：“他们就是这些人，你老是对他们存有幻想吧？”

“我啥幻想也没有。我还是希望是我对不起别人。但是他们比我对他们的判断更加不可思议，其中最恶劣的是女人。”

几句粗暴和丧气的语言，显示了玛克念念不忘在吕须的沉默中见到和摸到的残酷的仇恨。若望—卡西弥说：“是的，可是她可能有仇恨的理由。”

玛克听了吃惊道：“怎么？什么理由？针对西蒙？”

“针对西蒙，也许还针对另一个人，针对你，我，无论是谁！她仇恨某个男人，或者所有的男人。你仔细看过她没有？她有仇恨的理由，这是很明显的。”

玛克对于若望—卡西弥的感觉大为震惊，他本是个对一切都漫不经心，不稍停留的人。在玛克的回想中，吕须憔悴，颓丧的面容又浮现在眼前。他探察到了深处，心想：“的确是这样！……”他问道：“可是，你在想什么呢？”

若望—卡西弥把嘴唇一瘪，表示不谈这个问题，他说：“我没想什么。也没空去想这些。无论是谁，到了一天，都会掉进陷阱的。她在这儿那儿丢掉几根羽毛，这是她的事。不管是否有羽毛，她总能摆脱困境的。女人们总有办法摆脱困境。让我们管理自己

吧！……管我们自己的事吧！……”

玛克说：“妇女们，你们现在变得这么狠心了。过去，人们以为你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正因为如此。我是和她们一起混进来的，我了解她们。可她们欺骗过我。我也欺骗过她们。然而我们总是能够立住脚的……且不说这些，让我们想想那个蠢东西吧，他有办法把自己摔得头破血流，一边等着别人来要他的命！……假如我是女人，就像你所说那样，我感兴趣于类似他和你这样的笨东西，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抗议！你和西蒙没什么不一样，不过你是更优秀的种类，但你们都一样的纯朴。在你们的行动中，你们都是那么偏狭。如果你们掉进陷阱里，你们失去的将不仅是几根羽毛，而是整个性命。你们使我觉得可怜。人们对你们多少有点儿鄙视，也许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爱你们……”

玛克恨不得打他一个耳光。他在嗓子里嘟囔着：“这个丫头！……”接着，他咽了一口唾沫，心想：“她有理由……”他想到她或他^①，也就是若望—卡西弥，是为了援救倒在地上的朋友，一分钟也不犹豫地从布拉格赶来的，便把投射在这个调皮小伙子捉摸不定的笑容上的狂怒的眼光平息下来，说：“少说闲话！来谈谈我们自己的事吧。”

若望—卡西弥从容地说：“事实嘛，我看到了西蒙……对，我去敲各种各样的门（比较容易敲开的不是那些最高的门），而后才请人把他的牢门打开一条缝，或者不如说打开了医务室的门。人们正在那儿设法修补他的焦头烂额，到了那重要的日子^②，好让他的形象比较完整。我曾试着想跟他聊几句。可是我刚说两句，他就冲着我狠狠地骂了几句。他满脸包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犀牛般的眼睛和嘴巴。但是，这只眼睛一瞧见我，这条犀牛便向我冲来。他把一切都践踏在地：你、我、维隆，所有的朋友。他拒绝接见我们中任何一员。我只好转身出来了。”

① 若望—卡西弥长的秀气，属于“姑娘型”，同伴们一起讥笑他是女性。

② 指西蒙被公开审判的日子。